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6.008

《人之声》中的命运共同体书写^①

李菊花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人之声》是英国女作家佩·菲茨杰拉德创作的一部小说,聚焦书写战时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内涵。一方面,小说借皮纳德之口抨击英国奉行的绥靖政策,认为这种有害寄生行为将给共同体带来灾难。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深层的人类集体文化记忆,应以互惠共生平等关系为基础,尤其要避免寄生现象及其危害。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刻画两位寄生型人物,试图表明漠视对他者的责任、爱的缺失是导致寄生行为的主要原因,呼吁要将人的生命置于首位,用爱滋养共同体的茁壮成长,彰显出作家对大写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佩·菲茨杰拉德;《人之声》;共同体;寄生;共生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6-0052-05

《人之声》是英国战后女作家佩·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 1916-2000)于1980年发表的一部小说,讲述了伦敦大轰炸(The Blitz)时期发生在BBC大楼里的故事。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又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小说,通过历史档案难以展现的诸多细节反映了二战前后英国社会的思想动向和心理诉求,然而“心急的读者和评论者往往忽略其深度”,“仅将其当作一部炫目的娱乐性读物”^①。克里斯托弗·奈特是一位细腻的评论者,他注意到小说中的“真相诉说”主题,认为此“人声”非T.S.艾略特笔下的“人声”,而是一种精神性的表达,作家意在强调人在灾难面前展现的坚强与韧性^②。玛丽·凯瑟认为,这部小说是一出黑色喜剧,小说的题目“人之声”具有双重含意,一是指战时BBC打造的生命线,二是指它激起人们回忆那段超真实的噩梦,“那时每一个夜晚都面临着毁灭”^③。诗人兼评论家阿尔弗雷德·科恩认为,“小说中的战时BBC表明(当时社会)存在着一种集体主义倾向,无私的爱

国主义情绪弥漫,人人都希冀在社会各方面获得平等。”^④奈特、科恩等的研究与彼得·沃尔夫的观点有些相似,后者认为阅读《人之声》时不能忽略英国战时和战后的政治气氛^⑤,即一种“联合精神”或者曰共生思想正是当时人们热切拥抱的东西。论文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探讨菲茨杰拉德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内涵。

当人类面临自然灾害或战争等灾祸时,原始的、本能的互助共生思想或者说一种人性往往会超越既定框架和体系的束缚,唤醒人们深层的集体文化记忆,命运休戚与共、生命联结共生的共同体意识得以复归^⑥。下面从三个方面具体阐述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人之声》中的具体体现。

一 《人之声》中的共生意识

《人之声》置景二战伦敦大轰炸时期,当时英国正笼罩在黑暗之中。据统计,在德军的空袭中,有超过6万英国平民死亡,6年战争期间,有27万英国军人丧生^⑦。菲茨杰拉德不仅亲历身边亲

① 收稿日期:2018-03-1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YBA153)

作者简介:李菊花(1978-),女,湖南湘潭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① Terence Dooley. "Introduction." *So I Have Thought of You: The Letters of Penelope Fitzgerald*.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9, p. xxx.

② Christopher Knight. "Penelope Fitzgerald's Human Voices: Voice, Truth and Human Fortitude." *Textual Practice*, 2017(1): 34-35.

③ Mary Kaiser. "English/Noted." *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0(2): 377.

④ Alfred Corn. "Broadcast News", *New York Times*, May 9, 1999.

⑤ Peter Wolfe. *Understanding Penelope Fitzgerald*.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4, p. 137.

⑥ 赵红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之思》,《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⑦ 肯尼斯·摩根:《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二十世纪英国》,宋云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版,第80-81页。

人的逝去、目睹丈夫遭受战争后遗症的折磨,自己还差点被炮弹击中失去生命。她痛恨战争,痛惜逝去的无辜生命,斥责德国身陷极端民族主义认同不能自持,使许多民众身陷苦难。因此,她憧憬“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①，“拥有各类体系的 BBC 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努力做到自卫自足,归类和打理一切事物,以维持‘连续性’”^②,它是大楼里所有人的“家”,成为大家心灵的庇护所,提供了一种人类普遍怀念的安全感和在家感。

BBC 共同体等级制度松弛,平等分享的共生关系占据中心。大楼里所有人均以首字母缩略词互相称谓,上下等级关系被模糊化。录制节目组主任(Recorded Programmes Director)被简称为 RPD, 节目策划总监(Director of Programme Planning)被简称为 DPP, 节目录制助理简称为 RPAs, 应对紧急事件人员为 IEP 等。在食堂有一个公用的勺子,用绳子拴着挂起来;大家吃的奶酪有了一个新名字——“国家奶酪”(National Cheese),因为所有工厂都同意在战争期间将商标名合并,以更好地为联合战争(Allied War)服务。在应对战时的“红十字证书培训课”上: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部门的头头,甚至一位总监助理抱着双臂,非常不习惯坐在椅子上,前面却没有会议桌。所有级别的人都被混合在一起学习基本的急救方法。BBC 总是倾向于展现这种突然一下子就可以吸引人眼球的民主精神,既是出于道德的因素,又源自英国长期以来的传统精神,提醒着最高职位和最低职位的人,他们有着同样的使命,而此刻他们面临同样的危险^③。

BBC 展现出的这种共生意识,既是出于道德的因素,又源自本能。菲茨杰拉德强调,当大家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当身体被炮弹伤害或是发生抽搐中毒等情况时,人作为生物的弱点便显现出来,唯有互相依赖和帮助才能生存。这是一种天赋的群性,正如于真在《共生论》中所言:“几万年的史前史,人类便有群居、聚群、合群的本性。……人猿揖别,靠的就是合群的力量,才得以在恶劣的自

然环境和猛兽的袭击下生存下来。”^④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里失去了踪影,强者应保护弱者,“存在着一种强者对弱者本能的和天真的温柔,一种帮助人和保护人的兴致”^⑤。

在小说中,Vi 将无住处的同事丽兹带回家;当丽兹在 BBC 大楼未婚生产时,DPP 和男职员威利选择了默默地支持,此时没有人计较丽兹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员工;老职员史泰博夫人将丽兹和孩子接到家里照顾,似乎“她被一股比理性更强大的力量攫住了”^⑥。小说选择在一个黑暗的夜晚让丽兹在英国 BBC 生产,其创作意图值得细究。当从天而降的炸弹冷血地夺走无数无辜生命时,一个新生命诞生了。是爱的接力才使得这个孩子顺利来到人间,他(她)代表着希望和胜利。同时丽兹有法国血统,孩子的出生也似乎暗示着,英法两国应该精诚团结,共同抵御外敌,因为团结才有胜利的希望。

小说不仅描写了 Vi、史泰博夫人等友爱之人,还正面批评以 RPD 为首的漠不关心者。面对 RPD 对丽兹一事无动于衷,DPP 愤怒地质问他还是不是人。阿斯拉小姐也当面指责 RPD 的自私,认为他太过关注自己的事,而对别人的事关注太少。这既是对 RPD 先生的指责,也是在批评英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至上思想。BBC 共同体可看作是对英国战前社会个人主义至上习性的质疑与反思,表达的是人们的共生诉求。

二 《人之声》中的有害共生行为——绥靖

菲茨杰拉德十分清楚人性的复杂性,对共生的两面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十分警惕共生关系中的有害共生。她在小说中抨击英国向法西斯主义的妥协,将这种有害联合的后果通过皮纳德之口展现了出来。

1938 年的圣诞节,在英国决定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之后,菲茨杰拉德的父亲伊沃以辛辣嘲辱的口吻,写了一首题为“致独裁者”(Hymn to the Dictators)的小诗:

哦,敬爱的统帅们
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们,

①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6 页。

②Hermione Lee. *Penelope Fitzgerald: A Life*. New York: Knopf, 2014, p.72.

③Penelope Fitzgerald. *Human Voic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p.74.

④于真:《共生论》,香港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 页。

⑤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4 页。

⑥Penelope Fitzgerald. *Human Voic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p.171.

我们以恳求者的姿态来到你们面前
因为这是圣诞节。
臭名昭著的盗匪，
轻视我们的信条，
将民主践踏
变成今天的一种怜悯^①。

菲茨杰拉德在这首诗下面评论道，“人类为了生活在地球上所建构的所有系统，现在变得要么是虚幻的，要么是毁灭性的、要么是很不幸地过时了，要么就是岌岌可危。”^②英国著名评论家赫敏·李认为，这段回望历史的评论是作家为她的那段青春所作的挽歌^③。笔者认为，从作家“对人类所建构的所有系统”的关切来看，这不仅仅是一首挽歌，更多的是对有害共生形式的谴责。在这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二战前英国的内外政策和民众心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帝国正日益变得难以维系，“战争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更加统一但却更加孤立的英国，它庞大的帝国角色已经无法应对战后世界的广泛变化”^④。20年代后期到二战爆发前，英国局势安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经济部分地复苏，民众非常不愿意看到战争。带领保守党上台的首相鲍德温曾在1935年说：“现在想起它（战争），我们仍然感到厌倦”，必须保卫“我们子子孙孙的生命，我们国土上所熟悉的城镇和机构，我们精神领域中的一切基石”^⑤。这一方针政策在1937年上台的张伯伦手中延续，尽管当时希特勒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菲茨杰拉德虽然强调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在《人之声》中却罕见地影射英国在对德宣战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试图独善其身的外交政策。小说以法国主降的贝当元帅为原型，以近15页的篇幅详细地叙述虚构人物皮纳德将军逃往伦敦并于6月14日在BBC发表劝降演讲的详细经过，而对4天后戴高乐将军的演讲一句话带过——6月17日戴高乐抵达英国。那么作家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位法国高官和一场历史上不存在的劝降演讲？

根据历史记载，1940年6月主战的戴高乐被

排挤出政府，他返回伦敦并于6月18日在英国BBC发出抵抗号召。但是有一条为大家所忽视的历史事实是：当时戴高乐在英国无人熟识。且不说早在6月9日丘吉尔就拒绝戴高乐增派军队支援法国的建议，二战期间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一直到1944年10月即巴黎解放3个多月后才为美、苏、英等盟国所承认。因此，小说扬皮（纳德）抑戴（高乐）的做法也就更具有历史真实性和可靠性。

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要凸显的并非是戴高乐将军坚持抗战、鼓舞盟军团结的演讲，而是皮纳德对英国泄愤报复式的指责。皮纳德将法国的悲惨结局归咎于英国，指责英国人的不施援手是纵容法西斯的侵略行为，并说他深深地关心英格兰和英国人的命运。皮纳德的指责一方面看似是延续法国人对英国人的一贯声讨。历史学家卢卡克认为这是法国人身上的“恐英症”（Anglophobia）在作祟：“他们法国人不仅深信英国人都是虚伪和自私的，而且英国人的体制和他们的世界观也是陈旧的，很可能也是一无是处的。”^⑥另一方面，皮纳德的指责的确道出了某些历史真相，“许多不列颠人默许希特勒的右翼错误做法”，因为与德国作对的话，“最终的受益者将是美国、全世界的犹太团体和共产主义者，后面这一点尤为重要”^⑦。英国的绥靖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正如皮纳德所言，“许多占据历史舞台的人不仅已经忘记了他们所犯的错误，也忘记了他们的罪恶（sins），因为他们只记住现在这一刻。”^⑧

皮纳德将法国的失败归咎于英国，因为法国天真地以为可以依赖英国，法国与英国构成一种寄生关系，而英国奉行的绥靖政策无异于将自己寄生于德国，成为寄主。英国自降身份奉德国为宿主的做法，并没有带来期许的和平，它纵容了德国的侵略野心，最终将战火引到了英国国土。菲茨杰拉德借皮纳德之口铺陈这段历史，意在要我们警惕共同体内的寄生思想，警惕有害联合给共同体带来的灾难甚至是文明的倒退，勿重蹈覆辙，以史为鉴。那么如何解决命运共同体内的寄生现象？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可行方案，但是通过小

①Penelope Fitzgerald. *The Knox Brothers*.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2000, p.219.

②Penelope Fitzgerald. *The Knox Brothers*.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2000, pp.219-220.

③Hermione Lee. *Penelope Fitzgerald: A Life*. New York: Knopf, 2014, p.65.

④肯尼斯·摩根：《日不落帝国兴衰史——二十世纪英国》，宋云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⑤转引自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修订版），陈叔平、陈小惠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42页。

⑥John Lukac. *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 New Haven: Yale UP, 1999, pp.85-86.

⑦Peter Wolfe. *Understanding Penelope Fitzgerald*.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4, p.138.

⑧Penelope Fitzgerald. *Human Voic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p.35-36.

说评点两个典型的寄生型(parasitical)人物,我们可以一窥其意。

三 对他者的责任与爱的回归

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刻画了两个寄生型人物——RPD 和女职员丽兹。RPD 作为一名上司既不作决断,也不关心下属,相反还总是希望下属分担他的喜怒哀乐。除此之外,小说中最吸引眼球的当属 RPD 与 DPP 之间的关系。小说通篇以一种讽喻的、碎片化的方式叙述 RPD 与 DPP 之间的过去,尤其是 RPD 对 DPP 的各种依赖。可以说,他们之间早已形成一种寄生关系,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依赖与被依赖纽带看起来像是一种吸毒成瘾。DPP 一直默默地保护着 RPD,当 RPD 需要从麻烦中脱身时,DPP 总是有他的用武之地,RPD 缺少责任担当的寄主面目完全曝光在 DPP 面前。自遗嘱事件后,DPP 开始反省自己对山姆的纵容,并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的美国记者朋友麦克(Mac)也曾警告他:“你正在使这些人变得更弱”(You are weakening these people)^①,因为这种保护性反应“将使人类面临‘再生’(reproducing)难题”^②。DPP 的行为之所以是自私的、带有危害性,原因在于他纵容山姆逃避对他者的“责任”,从而使山姆没有建构起一个伦理的主体^③。

丽兹也是一位寄生型人物,经常接受他人帮助却不思回报。她先是寄住在 Vi 家,后又向她索要 BBC 大楼休憩的通行证。当她生产完孩子被史泰博夫人接回家居住,非但不感激还态度傲慢,对前来探望的安妮·阿斯拉小姐态度冷漠。丽兹不仅利用了他人的友爱慷慨,还给他人带来了情感伤害,同时她压根没考虑过回报。在亚当斯看来,“不论是 RPD 还是丽兹都不是恶棍……但他们对他人慷慨所给予的回报是十分贫乏的,其实每个人都有需要他人的时候,而这种帮助也为他人所需要。”^④这种漠视对他者的责任的寄生行

为,正是使得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不和谐的潜在分裂因素。菲茨杰拉德并不反对帮助他者,相反,她认为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但必须强调对彼此的责任。

同时,在菲茨杰拉德看来,寄生行为的背后往往是爱的贫乏与人性的丧失。这可以从“human voices”这一标题所蕴含的寓意体现出来。它让人联想到 T.S. 艾略特的长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下面简称《情歌》)的最后一句:“直到人类的声音把我们唤醒,我们便溺水而亡”(Till human voices wake us, and we drown)^⑤。《情歌》采用的是一种灵魂与肉体之间辩论的古老形式^⑥,《圣经》人物和典故的大量运用不难让人联想到“上帝的声音”或曰圣音(the divine voice)。主人公认为自己不是先知,未能听见圣音,他陷入一种道德挣扎和焦虑,因为他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冷漠和黑暗^⑦。

菲茨杰拉德受到福音派等宗教信仰影响,反对战争,强调人的入世和积极投身社会改良,强调养成一种“爱的习惯”,使精神价值和博爱胸怀成为全部个人生活的中心^⑧。因此,如果说普鲁弗洛克呼唤的是上帝的声音,而上帝的声音与真理等同^⑨,那么小说想通过圣音来呼吁终止杀戮,从而实现人类的共生。因此,“human voices”一词代表尘世鲜活的肉体生命需要圣音的拯救。

“human voices”在小说中的寓意不止于此。一天夜里,麦克将 DPP 带至伦敦一处地铁站。当 DPP 看到战时普通人的悲惨境遇、人们艰难的抗争和应对逆境时展现出来的生存力,顿时明白拯救生命远比“说出真相”更神圣。1940 年的伦敦——“一个黑暗空间,大轰炸刚开始”^⑩。这是一场对平民的屠杀,是道德黑暗的一种新变体^⑪。英国文化历史学研究者拉拉·菲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无人可以逃脱危险,每一个伦敦人皆脆弱不堪。”^⑫小说试图告诉人们,无关乎人性关怀和良心、无关乎道德的真相

①Penelope Fitzgerald. *Human Voic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p.150.

②Penelope Fitzgerald. *Human Voic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p.25-26.

③Emmanuel Levinas. *Ethics and Infinity*. Trans.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P, 1985, p.98.

④Adams, Don. *Alternative Paradigms of Literary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146.

⑤Hermione Lee. *Penelope Fitzgerald: A Life*. New York: Knopf, 2014, p.71.

⑥胡家峦:《月光多么恬静地睡在这山坡上:英国名诗详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修订版,第 565 页。

⑦Christopher Knight. “Penelope Fitzgerald’s *Human Voices*: Voice, Truth and Human Fortitude”. *Textual Practice*, 2017(1):27-28.

⑧邹穗:《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福音运动》,《世界历史》1998 年第 3 期。

⑨Christopher Knight. “Penelope Fitzgerald’s *Human Voices*: Voice, Truth and Human Fortitude”. *Textual Practice*, 2017(1):27-28.

⑩Christopher Knight. “Penelope Fitzgerald’s *Human Voices*: Voice, Truth and Human Fortitude”. *Textual Practice*, 2017(1):28.

⑪Christopher Knight. “Penelope Fitzgerald’s *Human Voices*: Voice, Truth and Human Fortitude”. *Textual Practice*, 2017(1):28.

⑫Lara Feigel. *The Love-Charm of Bombs: Restless Liv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Bloomsbury, 2013, p.3-4.

应该要让位于活生生的生命,漠视人性、轻视甚至肆意杀戮鲜活生命的行为将使人类共同体走向覆灭。因此,对于“人声”二字而言,“人”应该是居于首位的,“人”应该怀有爱心。

《人之声》里生活着一位爱的天使,这就是安妮·阿斯拉小姐。她的姓让人记忆起阿斯拉人。“Asra”出自德国诗人海涅的一首诗歌“The Asra”(“阿拉斯人”),美丽的公主询问年轻奴隶,奴隶答曰:“我的种族就是那些阿斯拉(人),他们若是爱,就要死亡。”^①安妮知道自己的种族的宿命,但是她选择了勇敢地去爱,因为音乐给予她力量,使她内心充满爱的能量。音乐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药剂,“音乐在感动我们身体、影响和表达情感、贴近人类的精神方面有着极大的力量。”^②阿斯拉小姐用爱唤醒 RPD 对他者的责任,让他逐渐学会回报与关爱他人,帮助他重拾爱心,这或许正是菲茨杰拉德留给我们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吧。

四 结语

《人之声》发表于 1980 年,距离二战已经过

去 30 多年。但是冷战在继续,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苏均储存了大量核弹头,人类仍然面临生存危机。在英国国内,1979 年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后,大力削减公共经费,将集体主义推至英国社会的边缘——“(他们)太过于强调个人主义,而对社会的集体责任关注不够”^③。在失业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下层群众的生活变得愈加艰难。同时,消费社会使人的物欲膨胀,个体也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菲茨杰拉德在此背景下创作了《人之声》,前瞻性地思考在日益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如何维护和重建命运共同体。她认识到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流动性,也更需要一个“家”,更需要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富有生机的、互相支持的命运共同体。《人之声》以史为鉴,反思个人主义时代共同体削弱的状况,重申共生是人类共同体的基本关系,既反映出作家对英国文学中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创作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彰显了她对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命存在方式的人文关怀。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Human Voices*

LI Ju-hu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Human Voices* is written by British novelist Penelope Fitzgerald. It shows its interest in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war time and explores issue of mutualism within the community. On the one hand, the novel criticizes the policy of appeasement in Britain and argues that this parasitical behavior would do great har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s a deep collective cultural memory, should be developed on an equal mutualism. So parasitism should be warned again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vel depicts two parasitical characters and shows that the indifference for the other and the lack of love should mainly account for the parasitism. It calls on the supreme importance of fresh life and love to thrive the community and shows its insightful concern for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Penelope Fitzgerald; *Human Voices*; community; parasitism; mutualism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海因里希·海涅:《海涅文集:诗歌卷》,张玉书 选编,冯至、钱春绮、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48 页。

②Carolyn Kenny. *Listening, Playing, Creating: Essays on the Power of Sound*. New York: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5, p.45.

③Hugo Young. *The Iron Lady: A Biography of Margaret Thatch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Giroux, 1989, p.417.